



幸福门的 金钥匙

蔡毓芳 著

東方出版社

幸福门
金钥匙

蔡毓芳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门的金钥匙/蔡毓芳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060-3312-1

I. 幸… II. 蔡…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935 号

幸福门的金钥匙

XINGFUMEN DE JINYAOSHI

蔡毓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344 千字

ISBN 978-7-5060-3312-1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序

我风华正茂时,就遭遇了直落谷底的致命一击。厄运降临后,我除了竭尽全力重新奋起外,对解读命运真谛,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兴趣。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

人们都很关心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然而在能否左右自己命运的问题上,观点却大相径庭。赫胥黎(英国生物学家)曾说:“我无法驾驭我的命运,只能与他合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朝我引导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人们无法选择出生的时代、地域和家庭;在无法逃避或抵御的天灾面前,在还无法治愈的疾病面前,是那样脆弱无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环境,甚至人祸降临时,也只能屈从;此外,也无法预见某些偶然的人为因素。即便如此,人对自己的命运,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布莱希特(德国戏剧家、诗人)曾明确地说:“命运并非机遇,而是一种选择。”我认同这个观点,并认为这点自主权,就体现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人生之路,宛如人们日常所走的道路一样,也有一些岔口,只要有岔口,就存在走向选择的问题,有时一步迈错,就会铸成终身遗憾,反之亦然。人的一生中,既有小时候学习做人,为日后立业成家,立足社会做准备方面的选择(由长辈代劳),也存在成年后工作与配偶的自主选择,还有如何对待爱情、经营家庭的观念与态度,以及如何对待挫折等等的选择。正是这一次又一次自主选择的结果,与自然、社会因素一起,铸成了人们千差万别的、随着年龄变化的命运曲线。

随着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欲将其表述出来的愿望,到了难以克制的程度。几经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利用退休后既有时间,又无衣食之忧的好时机,写部长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我想,这或许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于是,决定做一次大胆尝试。

本小说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大学毕业的一代知识分子,书中的主人公,具有鲜明个性,跌宕起伏的命运曲线,丰富多彩的传奇人生,因而将她一生中的“选择”,定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金线。除剖析主人公的一生外,还展示了相关人物的命运。有果必有因,由于左右这种选择的因素,涉及一个人的方方面面,为形象地揭示铸成幸运与厄运的深层原因,故事情节涉及思想观念、特别是道德观、价值观形成,思维方式确立,以及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因素间互动诸方面。情和爱,特别是感人肺腑的纯情真爱,是人性中最美的层面,也是支撑主人公的精神力量,并成为她最值得欣慰的幸福的一面,故而着墨很多。怎样对待人生,面对挫折,是主人公一生中解决得较好的,也是她身上很阳光的一面,因此也是描述的重点。此外,情节的安排与取舍,重视了趣味性与可读性,并尽力朝真善美的方向努力。

几十年来,我得到过许多人的无私帮助,有的甚至还是素不相识的。虽感激涕零、也深受教育,却无可回报。就将花费八年时间,百挫之下写就的小说,作为我对他们,对社会的报答。

作 者

2008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一、补偿过错吃长素	盼降福音赐女娃	(1)
二、议谈命运亮高见	打造家梅有主张	(15)
三、幼女流离品性显	父亲转徙职责铭	(26)
四、健康心理情陶冶	艺术天资美育培	(41)
五、痴迷越剧承传统	幸借沟通见女心	(56)
六、戏院后台寻旧友	放学路上遇昔朋	(69)
七、才貌相吸生好感	坦诚交往促相知	(82)
八、恬甜萌爱情思重	雏燕衔泥心事多	(94)
九、青梅竹马添新谊	师长门生续旧情	(103)
十、憧憬未来选志愿	服从需要改初衷	(114)
十一、新衣悦目添活力	情爱藏心赴北京	(125)
十二、常通书信源情感	不越雷池为稳当	(138)
十三、妒忌同窗成本性	打击强者慰心灵	(151)
十四、离杭四载将家返	探望亲朋把偶择	(162)
十五、沈园承诺千金贵	竹径离别一步艰	(174)
十六、瓜熟蒂落良缘定	花好月圆美满迎	(190)
十七、非常岁月激狂热	特大洪灾损健康	(205)
十八、分开时日心中念	团聚旦夕表上排	(215)
十九、血光一闪吉祥去	生死一择苦难临	(227)
二十、闻知大祸裂肝胆	兑现诺言担重责	(236)

二十一、金玉良言赠爱女	赤诚礼物慰残妻		(250)
二十二、巢暖能栖折翅燕	爱真助克万重关		(266)
二十三、败例常思吸教训	自强不息返蓝天		(278)
二十四、再吞苦果煎熬历	二陷深渊百感集		(290)
二十五、时乖唯选图强志	磨炼必增抗挫伤		(301)
二十六、知识升价春天到	疾病趋危文丽亡		(312)
二十七、花卉传情甜蜜蜜	重洋载爱意绵绵		(324)
二十八、接听电话魂灵散	迎战病魔智勇增		(337)
二十九、一清病笃妻失魄	娇子文哀母碎心		(351)
三十、水尽山穷蹊径辟	情深谊厚立民来		(362)
三十一、暴雨阵中受洗礼	时装画里映朝晖		(375)
三十二、腊梅寒岁芬芳吐	残女余生天赋扬		(389)

一、 补偿过错吃长素 盼降福音赐女娃

田宝华土生土长在汉族集居地,却不像该族女子。脸部的立体感很强,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很眈,双眼皮线深而清晰,鼻梁高挺,身材也比当地人高挑苗条,双腿尤为修长。不足的是脸庞略微长了些,鼻梁也粗了点,从而破坏了脸部和谐,少了几分秀气。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她最怕因土里土气而遭丈夫嫌弃,竭力按他的意向打扮自己。不绾当地少妇那种发髻,而是留了一头中长发;不穿本地人色彩单调灰暗的老式大襟短衫,而常着花色新颖又淡雅的旗袍。

宝华生息的江南小镇,位于富春江畔,那里景色迷人。举目远眺:青山绵延起伏,三面环抱;锦峰巍巍,直插云层;几处瀑布,从悬崖峭壁一泻而下,宛如条条银练,镶嵌在苍翠的屏障上。临镇山冈上,林木茂密,翠竹片片,鸟儿欢啼,野花飘香。一条溪流,自西向东缓缓流经全镇,浅处清澈见底,鹅卵石的花纹,水草的柔姿,小鱼儿嬉水的情景,一览无遗。一座带护栏的木桥,连接南北两岸。商业区在南岸,那里虽然只有一条不长的、石板铺设的街道,两侧的小店铺却鳞次栉比,当地百姓所需的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本地产的鲜笋、蔬菜与瓜果,鲜鱼、活虾和野味,摆满沿街摊位。北岸是小镇人集居地之一,三两座砖木结构的院落和楼房,宛如鹤立鸡群,散落在竹篱茅舍与简易泥瓦房之间。她家那座两层小楼,粉墙黛瓦,坐北朝南,孤零零矗立在桥头边。由于地基很高,大门外安了八档踏步。除了石门槛内

侧的大门，外侧还有一道半人多高的矮门，按当地习惯，白天只关此门。

她十八岁就嫁到喻家，现年不过二十九岁，却已生下三子一女，但只留住了中间两个男孩。在婴幼儿死亡率很高的当时当地，本是极平常之事。第一胎虽是个非常可爱的男孩，但周岁后被疾病夺去生命时，家里人，包括一向重男轻女、期盼早添孙子、传宗接代的婆母，都能以良好的心态，接受这一不幸。然而，那个女孩生下两天便夭折时，反应却不同寻常。她婆母更是一反常态：不但立即愁容满面，心神异常不安，还越发勤于烧香拜佛，敲木鱼诵经，祈求菩萨减免罪过，期盼送子观音大发慈悲，来年赐个性情温顺的小孙女。令宝华费解的还有丈夫，他此时还不知道疼爱孩子，也不信佛教，却也因此面色阴沉，长吁短叹。又有身孕的她，虽对婆母、夫婿的异常反应困惑不解，又不便探问究竟，但为了讨他们欢心，也急盼生个乖巧的女孩。为此，每当旭日东升，就挺着大肚子，春风满面地站在矮门口的踏步上，欣赏那如画的景色，聆听那悦耳的交响乐——林中小鸟叽叽喳喳，农家公鸡喔喔喔，溪水淙淙淙。瞧那如痴似醉的神情，还以为初进这世外桃源呢。

那时，浙江境内稍大一点的住房，都以天井采光，喻家那所二层楼房，也有前后两个不大的天井，一进大门便是前天井。楼下用板壁隔成田字型，前厅后堂居西，书房与楼梯间居东，卧室在楼上。后天井一边那堵北墙外，东面盖有三间平房，派作厨房柴屋等，西面有个八十来平方米的园子。多年前种下的那株白玉兰，树冠已长得很大，部分枝叶伸进了后天井，为这个已经摆脱困境的家庭，增添了勃勃生机。朝东的后门口，虽说安了双开门，但石门槛外没有踏步，里外可以聊天交谈，却不能通行。后天井东侧，有一条短而宽的过道，通向后门。这里空气流通顺畅又亮堂，是喻家人很喜欢待的地方，也是夏天乘凉的好处所。因此常年摆着一张竹榻、一张小方桌和几把竹椅。

这年农历七月初七,天气炎热。傍晚时分,宝华洗完澡,换上宽松的无领对襟短袖花布衫,和肥大的半长黑色纺绸裤,梳理好蓬乱的秀发,再搽上点花露水,这才一手拿着蒲扇,一手扶着楼梯木栏杆、下楼乘凉。这时,过道地上的那盘蚊香,已经点燃多时。理平头的小哥儿俩,穿着刚换的汗衫短裤,一头一个躺在竹榻上,正津津有味地听祖母讲故事。她名叫蒋效清,出身书香门第,能读会写,至今仍有看书的习惯,随口编些故事应付孙儿,自然不在话下。效清坐在榻边小竹椅上,有声有色娓娓道来的同时,还不时拿起身边的大蒲扇,驱赶未熏跑的蚊子。见儿媳挺着大肚子,摇着蒲扇缓步走来,忙指着靠门而放的大竹椅说:“来!这里最风凉,快坐下歇息。”

宝华并没有马上就座,而是亲昵地站在婆母身后,面带微笑为她慢慢打扇。已满四周岁的喻均见状,忙挪动身子,腾出一块榻面央求道:“妈妈!快坐到我身边来。”

“均均蛮讲道理、蛮懂事的,是不是?你妈妈快生小宝宝了,要坐得舒服一些。”阿婆对儿媳说:“不要给我打扇了,快去坐下!”

小喻均见愿望落空,便凑近祖母央求道:“再讲个好听点的故事吧!”

那时民间流传着不少孝子的故事,效清便从中选了一则讲道:“老早、老早以前,冬天没有笋。”

不想故事刚开了个头,这个孩子就急不可待地问道:“后来怎么会有冬笋的?”

“我正要讲这件事情,耐性听着。”祖母讲道:“从前有户穷苦人家,只有母子两个人。一年冬天,娘病倒了,胃口不开,特别想尝尝笋的鲜味。儿子是出了名的孝子,立即进山寻笋。可是,那时节天寒地冻的,哪里有笋呀!跑遍了竹林,还是空手一双,伊急得抱着一株毛竹大哭起来。”

“这个孝子真笨!店里不是有笋干卖吗?上街买一点好了。”小

喻均又插嘴道。

“故事里的妈妈要吃笋，不是笋干！”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小喻平纠正道。

“笋干是笋做的！是一样的！太挑嘴，大人不喜欢的！”弟弟央求祖母：“换个好听点的讲讲吧！”

他妈妈忙板起脸告诫：“不许缠住不放！阿婆讲多了，会吃力的。”

小喻均虽是不悦，但又无奈，便噤着嘴侧身面壁而躺。效清喝了口茶，想了想说：“再给你们讲个何首乌（一种治血虚，和须发早白的中药材，民间传说里，神化了生长在深山老林里的野生何首乌）的故事吧。”见小孙子又来了兴致，马上讲道，“从前，一所学校的大门口，有片蛮大蛮大的草地，学校里的小学生，时常在草地上做游戏。有一天，这群小朋友里，多了个白白胖胖的陌生小人（小孩），身上还穿了个红肚兜。这个小人来过几次之后，让一个先生发现了，认为一定是何首乌变的，吃了伊之后，自己就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就天天同这帮小学生一道做游戏，专等那个穿红肚兜的小人。”

“穿红肚兜的小人来了没有？”两个孩子异口同声紧张地问。

“一连等了好几日，都没有来。”见两个孙子大大松了口气，效清接着讲：“其实，伊每天都来了，只是暗地里看着大家做游戏，不敢露面，这个先生只得变着法子做有趣的游戏。有一日，大家正在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何首乌心里一痒痒，就冒着性命危险，悄悄走了出来，站在小鸡队伍最后一个。当老鹰的坏先生看见伊来了，眼珠子都红了，像真老鹰一样，猛地扑了过去！”

故事讲到这里，宝华已被牢牢吸引，两个孩子则惊呼：“何首乌快逃！”阿婆扫了他俩一眼，改用急切的语气讲道：“坏先生见何首乌来了，眼珠子都红了，就像真的老鹰一样，张开两条长长的手臂，猛地扑了过去！牢牢抓住一只白胖胖的小手，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穿着红

丝线的针,用力扎了进去!! 一根红丝线穿透了小人的手心。”

小喻均听到这里,脱口喊道:“啊唷! 小人痛煞啦!”

“为什么要往手心里穿红丝线?”宝华忍不住问。

“那后来呢? 坏先生有没捉住何首乌?”小喻平忙催促道:“阿婆快讲!”

“这个小人突然间不见了,暂时逃脱了。”阿婆回答。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惊诧地问:“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的……”

效清看了他俩一眼,故意装出很累的样子说:“在这里讲故事,太吃力! 腰背都酸煞啦!”

“我来帮你捶捶。”两个孙儿异口同声,边说、边起身为祖母捶背。

“好了,好了,捶是捶不好的。”她改用商量的口吻说:“你们还想继续听下去的话,阿拉三个就一起上楼,我靠在床上讲,你们就躺在床上听,好不好?”

小哥俩自然同意。效清随即对儿媳说:“我带伊拉两个先上楼去。你当心点,不要大意了。”说完,起身点亮小方桌上那盏煤油灯,对两个孙子说,“同妈妈‘明朝见!’”

“妈妈明朝见!”

“要听阿婆话! 明朝见!”宝华答罢,目送婆母举着煤油灯、带着孩子离去后,便拉过一把小竹椅搁上脚,懒懒地靠在椅背上。由于门前空旷,视野开阔,周围景物尽收眼底,坐在这里欣赏暑天的夜景,别有一番情趣。这天夜晚,满天星斗,一弯明月高悬天空。月光下,溪边垂柳轻轻摇曳,地面映出它们不时变幻的身影。邻近的竹篱茅舍门前,石板台或小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围坐着一家老小,享受着劳累一天后的天伦之乐。门前空地上,一些乡亲或蹲着、或坐在小凳子上扎堆聊天,享受着交往的欢愉。墙边草丛里,蝈蝈儿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闪烁着点点绿光的萤火虫,飞来飞去。捕捉它们的孩子

们,兴高采烈地追来追去。她看着这群欢乐的农家孩子,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度过的、充满欢乐的暑夜。

宝华本是农家女,娘家住在镇西北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名叫田正阳,很小就从远方流落到此。他个子很高,那张黝黑的长脸上,鼻梁高挺,一双和善的大眼睛,深嵌在眉骨下。论农活,自然是行家里手,就是打猎、捕鱼,也是一把好手。捕来的野味和鱼虾,绝大部分拿到镇上出售。正阳虽务农,却非常好学,因而有些文化。人好水性好,也是远近闻名的,谁家有人落水、或要打捞什么,总是有求必应。母亲王氏是田家当家人,一双不大的眼睛,经常流露出坚毅、果断与自信。为了多出活,常年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连走路都快步如飞。她天天不知疲倦地里外忙碌着,连临产前都不例外,以致有个孩子差点落在裤裆里,分娩也从不请人接生。为了尽快摆脱贫困,生下长子后,相隔六年才留下宝华,三年后,又要了个儿子。至于其他无力抚养、又无法阻止降生的小生命,只得狠狠心,一生下来就扔进马桶。田家人多年起早贪黑、辛勤耕种、打猎捕鱼的结果,到了女儿九岁那年,总算盖起了带竹篱笆院子的小瓦房,只要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温饱已不成问题。

说起田喻两家联姻之事,倒是颇为新奇,因为月老并非亲朋好友或专职人士,而是鱼虾与野味。宝华的公爹名叫喻诗龙,是清末秀才,性喜读书、吟诗赏画,懒于经商。一爿商店到了他手里,不到四年就倒闭了,接着变卖田产。家道败落之后,好吃鱼虾野味的习惯却是难改,虽手头拮据,仍经常到宝华父亲的摊前转悠,且羞于启口砍价。正阳出于对文人的敬重,落泊的同情,外加借书的需求,主动予以优惠。时间一长,穷秀才对他颇有好感,认为此人虽务农,却不失读书的雅兴,虽穿草鞋,谈吐并不粗俗,铜钱臭也不重,于是渐渐有了往来,偶尔还到田家坐坐,从而有机会见到少年宝华。她的温顺与文静,给诗龙留下了极好印象,后来,他心痛病频繁发作,为虑及万一,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指导下，顾不得身份和面子，亲自上门为才十一岁的独生子云瑞提亲。田家夫妇意见不一，王氏怕女儿嫁过去喝西北风，死活不肯答应，正阳却说：“我觉得云瑞这个小人聪明过人，看伊面相，印堂饱满、鼻正口方，断定日后定有出息。王宝钏抛彩球招亲的戏文，你不是也晓得吗？王小姐也会看相，薛平贵后来果然有出息。”见妻子默不作声，知道这番话起了作用，便接着谈了另一层想法，“宝华身子单薄，嫁到种田人家，吃不消的。高攀呢！人家还嫌阿拉是穿草鞋的。我想来想去，选择喻家是合适的，要紧的是女婿本人要好。”

就这样，王氏被说服了，虽门不当户不对，两个同龄孩子却顺利联姻，而诗龙为儿子订下婚约的第二年，就猝死于心痛病。

宝华至今仍非常感激父亲，感激他为自己觅到了品貌皆优，并在上海一家商行工作的老公，从而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当想到他正备受重用，日子还会越过越好时，风吹枝叶的沙沙声，各种频率的语音、笑声、孩子们的嚷嚷声、欢呼声，还有那蟋蟀的鸣叫声，都变得那样悦耳动听。一阵凉风吹来，随着秀发轻轻飘动，顿感一身轻松。无比惬意之下，记起今天是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好日子，联想到自己与云瑞也是一年一聚，不由得出神地仰望繁星闪烁的夜空。她看着看着，心里就说开了话：“男女之间的情感真叫甜蜜，连仙女都动了凡心。回转天上都多少年了，仍旧牵肠挂肚，年年盼望鹊桥相会。难怪呀！一分开就是一整年，一年的时光究竟有多长，我心里最清楚。”她怀着对丈夫的不尽思念，呆望长空心里诉说，“仙女呀仙女，天上有银河，人间照样也有啊！”这时，腹中的小宝宝，又运动了几次，添个女儿的强烈愿望，再度萌发，“皮肤要像爸爸，雪白的好看，眼睛要像自己，眨眨的好看，鼻梁和脸盘嘛，千万不要像娘啊！”

这个少妇正设想着腹中宝宝的容貌时，效清举灯下楼来了。见

儿媳心神专注的样子，随口轻声问道：“这样出神！想什么呢？”

她冷不防吓了一跳，忙岔开说：“两个小的都困着了？辛苦一天了，快坐下歇息。”

婆母放下煤油灯，并关小灯火，坐在她身旁亲切地问：“小宝宝老实不老实？”

“不大老实！不过比前几个斯文多了。”

“说不定是个女小囡。是孙囡就好啊！”

此话激起宝华探明隐情的渴望，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效清看了她一眼，另起话题聊开了。直到挂在后堂板壁上的自鸣钟敲过十下，婆媳俩才起身关好后门，上楼睡觉。

宝华的卧室里，摆着一套锃亮的红漆木器家具，那是她的嫁妆。其中最显眼的，当数那张做工精致的架子床，它不仅有撑蚊帐的框架和与床一般长的带小抽屉的、一尺来宽的隔板，床脸儿三边还安了雕花装饰板。白色的夏布蚊帐，一年四季挂着。每到夏季，天黑前用蒲扇大致赶走床里的蚊子，帐帘就放下了，残余蚊子留待临睡前再行消灭。这天夜晚，效清一直把儿媳送到床前，待她脱衣躺下之后，自己紧跟着脱鞋、举着灯快速钻进帐子搜捕残存蚊子。这种家用煤油灯小巧轻便，扣着细口颈玻璃灯罩。她借助灯光，跪在篾席上扫视蚊帐的每一面，每一个角落。见到一个小“黑点”，就敏捷地猫腰过去，只要将灯罩口置于它下方恰当的部位，这只蚊子便立刻掉进灯罩内，几乎没有一只逃脱。宝华不由得说：“怪不得上海人通行白帐子，蚊虫停在上边，一眼就看见。幸亏平平的爸爸嫌蓝印花帐子土气。”

“是的，不过还是洋油灯的功劳最大，如果是原先那种菜油灯，帐子再白也没有用。”

捕完残余蚊子后，效清快速钻出帐帘，掖严帐边，这一天的事情才算忙完了。近一个月来，她天天这样操劳，每当跪在凉席上搜捕蚊子时，宝华常常借助灯光深情凝视：那张白净的瓜子脸上，五官虽谈

不上出众,却很协调,显得秀气;眼角虽已添了细细的皱纹,然而眼神依旧透着聪慧才有的灵气,和善才有的亲切;掺着几丝白发的发髻,单看土气十足,然而配上她那脸盘和五官,反倒增添了雅气;中等偏瘦的身子,虽穿着褪了色的旧衣衫,却怎么也掩盖不住知书达理的气质。每当看着她关小自己房内那盏灯的灯火时,宝华的感激之情,便由衷而生,因为这盏灯已通宵不灭快一个月了,而这个费油的主意,居然也来自一向节俭的婆母。每当透过蚊帐,目送婆婆纤弱的身子离去时,心头便会涌上一股暖流。

在浓浓的亲情温暖下,宝华很快睡着了。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忽听得远处传来悠扬的笙箫管笛声。她心想:“半夜三更的,哪家还办喜事?”不料仙乐似的声源,愈来愈近。直到近在自家房前时,在好奇心驱动下,赶忙套上外衣下楼,穿过后堂、前厅和前天井,来到大门边。她忙打开一扇大门,站在石门坎上往矮门外望去。嗨!好热闹!一盏盏大红灯笼,把门前那座木桥照得通红通红。好几个衣着华丽的姑娘,正护着一乘豪华彩轿,随着乐队缓缓过桥而来。正看得出神时,不想轿子却停落在自家门前。在婢女们搀扶下,走出一个貌若天仙,身着红色丝绸上衣,腰系同色同质拖地长裙,浑身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子。宝华正纳闷儿时,这个姑娘已飘飘逸逸迈上了自家踏步。她忙大声嚷嚷:“你走错门了!走错门了!!”

红衣女郎却抬起头,微笑着向她行过半蹲礼,手提长裙斯斯文文继续往上迈。急得宝华大声嚷着“走错了!走错了!”赶紧关上大门。不想门被轻易打开了,众婢女把这姑娘轻轻推了进来,还撞着了她的大肚皮。疼得急忙冲楼上大声呼救:“阿婆快下来呀!阿婆快来呀!”

效清听见儿媳呼叫,慌忙用最快的速度穿好外裤,套上外衣,三脚两步来到她床前,开大了煤油灯,边撩帐帘边问:“宝华!宝华!你怎么了,是不是要生了?”

听见亲切的呼叫，她迷迷糊糊睁开睡眼揉了揉，见婆母一脸慈祥站在床前，忙带着歉意说：“阿婆，都把你吵醒了。刚才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正欲告诉梦中所见，一阵腹痛再度袭来。她急忙改口道，“啊呀，不对！阿婆快！快！我要生了！”

效清手忙脚乱地边扣扣子边下楼，赶紧提着灯笼去请接生婆。七月初八子时，宝华顺利产下一女。她思女得女，满心欢喜，效清则长长吁了口气，脸上露出了谨慎的宽慰与欣喜。女婴额头高阔饱满，脸部立体感很强，然而鼻梁不粗，脸也不长；眼睛取了父母长处，不但眈眈的，还异常秀气。那可爱的模样，喜得祖母、母亲定神欣赏，不由自主地柔声唤着囡囡。

田家闻讯后，第一个赶来看望的是嫂子。她是童养媳，长宝华五岁，生就一张长方脸，脸颊团团的，五官倒不难看，但个子极矮，邻里都亲昵地唤她矮嫂。矮嫂来喻家前，头发上抹了不少刨花水，把那发髻梳得精光，连苍蝇停上去都会打滑。她一进喻家，就跟着阿婆直奔楼上，见过小姑，便兴冲冲一把抱起摇篮里的婴儿，还边看边说：“喏！比画出来的还要好看。”说罢，笑着转身问阿婆，“名字取好了没有？”

效清出于谨慎，还没有给儿子报喜，便回答说：“正等着伊爸爸取个好名字呢。”

矮嫂笑对怀中婴儿说：“听见没有？你阿爸要给你取个最好听、最吉利的名字呢！哟！眼睛看来看去的，是想看看你的家，认认家里人，是不是？我是你的大舅母，也认识认识！”

“前几个都不像伊，一睁开眼睛就看看来的，我想起临产前那个奇怪的梦，就说：‘看不上这户人家，还可以回去。’”

阿婆听了后半句话，吓得忙合掌道：“阿弥陀佛，这种话说不得的！”然后急切地问，“是什么梦让你称奇？”

宝华忙把梦中所见，一五一十、兴致勃勃地绘声绘色说了一遍。